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2000/33
10 January 200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六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9

在世界任何地区人权和基本自由
遭受侵犯的问题

特别报告员卡迈勒·霍桑先生根据人权委员会
第 1999/9 号决议提交的关于
阿富汗人权情况的报告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综 述.....		3
导 言.....	1 - 4	6
一、旨在促进和平过程的行动.....	5 - 24	7
二、恢复冲突：中央高原(1999 年 3 月)		
Shamali 平原和东北部(1999 年 7 月)		
中央高原的 Bamyān(1999 年 3 月).....	25 - 36	11

目 录(续)

	<u>段 次</u>	<u>页 次</u>
三、恢复冲突导致的对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严重违		
反.....	37 - 40	13
四、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的见证.....	41 - 49	15
五、持续冲突对人权情况的整体影响.....	50	17
六、受到破坏的经济和不断被剥夺的社会和经济权利		
以及妇女权利情况的恶化.....	51 - 53	18
七、结论和建议.....	54 - 61	20

综 述

这是特别报告员的第三份报告。他于 1999 年 3 月向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提出了第一份报告(E/CN.4/1999/40)。他于 1999 年 11 月 4 日向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的第三委员会提出了一份临时报告(A/54/422)。

第一份报告是在他到喀布尔、伊斯兰堡和 Peshawar 访问之后提出的。1999 年 3 月他在这些地方会见了阿富汗的难民团体。在他向大会提出临时报告之前曾于 1999 年 5 月在 Quetta 和 Kandahar 访问，并于 1999 年 9 月到喀布尔和伊斯兰堡进行了访问。在接到关于在阿富汗中央高原恢复冲突后，特别是于 1999 年 5 月在 Bamyan 和 1999 年 7 月在喀布尔北部的 Shamali 平原，发生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指控后，特别报告员的访问旨在收集第一手资料。五月份他会见了最近抵达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大多数是来自 Hazarajat 的妇女和儿童。在喀布尔，他接见了于 1999 年 7 月被迫从 Shamali 平原流亡的人。他访问喀布尔时是与对妇女施用暴力及其原因与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 Radhika Coomaraswamy 女士一起进行的；她将在她的报告中详细讨论有关妇女权利的问题。

特别报告员指出，阿富汗人民仍旧是严重侵犯人权和一贯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受害者。这种情况的基本原因是阿富汗人民继续是他们自己国土内实际上的人质，外来的武装部队试图在没有人民有效参与和同意下统治阿富汗。对人权的最基本的侵犯是不让阿富汗人民享有通过自由选举的代表，有效地参加对国家的统治的权利，而这是《世界人权宣言》第 21 条所承认的，也是阿富汗作为缔约国的《国际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第 26 条所规定的。

发动一个和平过程，一个从现在由(国外支持的)武装集团统治过渡到一个具有广大基础、多种族的，并享有阿富汗各阶层人民(其中包括被迫流亡在外的数百万阿富汗难民)所信任的代表性政府，这是极端重要的。

在本报告审查的期间内，塔利班和联合阵线之间的斗争有进有退，两个集团所控制的领土范围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在又一次的巨大伤亡和平民人口遭受更大的灾难和物质破坏后，双方的阵地大致与在 1998 年末所控制的一样。

特别报告员在收到关于在阿富汗中央高原特别在 Bamyan 发生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指控后，决定亲自去收集资料，他于 1999 年 5 月访问了 Quetta 并接见了刚从 Hazarajat 抵达的难民。可信的目击者向他报道的侵犯人权事项包括：平民人口被迫

迁离；故意焚毁房屋、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非战斗人员被即审即决，任意拘留和强迫劳动，所有这些行为都构成了对人权的严重侵犯。这些据说是由从事军事活动的塔利班部队采取的行动违反了塔利班领导阶层作出的关于保护平民人口权利的公开保证。特别报告员随后前往 **Kandahar** 并会晤了塔利班领导人的特别顾问 **Mawlavi Wakeel Ahmed Mutawakil**，以提请他们注意严重侵犯人权的格局；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5 月 30 日发出的备忘录中对此作了综述。为了避免再次发生侵犯事件并保护和安慰受到影响的平民人口，他提出了采取具体行动的要求。现在他仍在等待一项适当和有效的答复。特别报告员再三提出了访问 **Bamyan** 的要求，但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

当塔利班于 1999 年 7 月 28 日对联合阵线发动了一个重要的陆地和空中攻击后，战争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在这一场塔利班领导人称为击败联合阵线的决定性战争中，不单摧毁了塔什干“六国加两国”集团会议上出现的和平希望，而且为原来已经受到该攻击严重影响的人道主义和人权增加了新的问题。塔利班在 **Shamali** 平原和东北部采取的攻势造成了大批平民非自愿和被强迫的流亡，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很多的第一手报告指出在 **Shamali** 南部发生了房屋和谷物被烧毁，强迫的驱逐出境、家庭离散、妇女的分离和被驱逐和任意的屠杀的事件。特别报告员于 1999 年 8 月 4 日向塔利班当局提出呼吁；又于 1999 年 8 月 5 日向北部联盟发出呼吁；他指出战争的恢复使平民的处境更危险，应该尽可能避免。这两封信已附在去年 11 月向大会提交的临时报告中。

人的发展指数把阿富汗列在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中，而在男女差别指数方面则排在最后一名；后一指数是以女人寿命，教育程度和收入为依据的一个综合指数(开发计划署，“人的发展报告，1995 年”)。由于二十年武装斗争的后果，阿富汗原有的经济被破坏无遗。根据 1997 年世界银行的报告，该国的经济依靠“粮食耕种、非正式的过境贸易、与战争有关的资金流动，毒品收入和国际援助。”

特别报告员引用秘书长向大会提出的关于阿富汗的最新报告(A/54/536 - S/1999/1145)，其中指出：“1999 年，阿富汗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非洲鸦片生产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其产量高达全世界非法鸦片总产量的 75%。根据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药物管制署)今年的年度罂粟调查，鸦片生产估计已达到 4,600 公吨的空前水平，这一数量有可能加工成 460 公吨的海洛因。”

事态发展的结合产生了一个可大胆地采取协调措施的机会，这些措施可真正地纠正造成阿富汗可怕的人权情况的根本原因。基本目标是将阿富汗归还给阿富汗所有的人民，其办法是恢复和维持一个和平过程，一个过渡过程，弥补宪法和政治上的真空，外国支持的武装集团就是利用这一真空，在没有阿富汗人民的同意和参与下强加统治并侵犯他们的人权。在这一背景下，最近的支尔格大会(大国民议会)倡议提供了一个让所有阿富汗人民和交战集团——塔利班和联合阵线——进行积极和有意义的协商的手段。这两个集团可能被联合国和“六国加两国”集团说服参加这些协商。这些协商的目的可以是制定一个过渡程序，为建立一个基础广大、多种族的真正代表性政府提供议定的程序。

就像一项最近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普遍的人权问题既是统治危机的根源，也是其后果。现有政权在没有阿富汗人民的同意和参与下进行统治是人权受到侵犯的根本原因；这些侵犯包括强加法令，有系统地规定性别歧视，施行残酷、有辱人格和不人道的惩罚以及维持极权统治。因此注意力必须从渐进的改革转到结构改革。

现在确实是时机成熟的时候，应该最优先地作出协调努力，在阿富汗完成结构改革。鼓励这种看法的是一些新出现的情况，包括在邻近国家发生的变革、它们之间最近进行的讨论，塔利班与一些邻国的会议，塔利班将数百个反对派囚犯的释放和联合国内采取积极行动的决心。所有这些因素汇集起来提供了一个不应错过的机会。

导 言

1. 这是特别报告员的第三份报告。他于 1999 年 3 月向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提出了第一份报告(E/CN.4/1999/40)。他于 1999 年 11 月 4 日向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的第三委员会提出了一份临时报告(A/54/422)。

2. 第一份报告是在他到喀布尔、伊斯兰堡和 Peshawar 访问之后提出的。1999 年 3 月他在这些地方会见了阿富汗的难民团体。在他向大会提出临时报告之前曾于 1999 年 5 月在 Quetta 和 Kandahar 访问,并于 1999 年 9 月到喀布尔和伊斯兰堡进行了访问。在接到关于在阿富汗中央高原恢复冲突后,特别是于 1999 年 5 月在 Bamyan 和 1999 年 7 月在喀布尔北部的 Shamali 平原,发生严重违反人权事件的指控后,特别报告员的访问旨在收集第一手资料。五月份他会见了一些难民,包括最近从 Hazarajat 抵达的妇女和儿童。在喀布尔,他接见了于 1999 年 7 月被迫从 Shamali 平原流亡的人。他访问喀布尔时是与对妇女施用暴力及其原因与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 Radhika Coomaraswamy 女士一起进行的;她将在她的报告中详细讨论有关妇女权利的问题。

3. 特别报告员根据一些特别报告员的早期报告及他自己的观察和上述访问期间收集到的资料,指出阿富汗人民仍旧是严重侵犯人权和一贯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受害者。这种情况的基本原因是阿富汗人民继续是他们自己国土内实际上的人质,外来的武装部队试图在没有人民有效参与和同意下统治阿富汗。对人权的最基本的侵犯是不让阿富汗人民享有通过自由选举的代表,有效地参加对国家的统治的权利,而这是《世界人权宣言》第 21 条所承认的,也是阿富汗作为缔约国的《国际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第 26 条所规定的。

4. 发动一个和平过程,一个从现在由(国外支持的)武装集团统治过渡到一个具有广大基础、多种族的,并享有阿富汗各阶层人民(其中包括被迫流亡在外的数百万阿富汗难民)所信任的代表性政府,这是极端重要的。

一、旨在促进和平过程的行动

从阿什哈巴德到塔什干(1999年2月至7月)

5. 在特别代表团和某些邻国从一月底到二月初之间作出的、为了劝服阿富汗两个交战方进行会谈的努力后，塔利班和联合阵线于1999年2月10日和11日在土库曼斯坦的阿什哈巴德进行了初次会谈。双方原则上同意应再进行另一回合的谈判，以导致一个停火协定，交换战俘和建立未来政府。阿富汗内部这一第二回合的谈判于3月11日至14日在联合国的主办下在阿什哈巴德举行。在举行了三日会议后，双方达成一项框架协议，原则上同意成立共同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双方并同意在宰牲节宗教节日后继续谈判，地点最好在阿富汗境内。不幸的是，由于双方陷入相互的反责，再也没有进行谈判。

6. 在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的邀请下，“六国加两国”集团成员国的副外交部长于1999年7月19日和20日在塔什干举行了会议。秘书长的阿富汗特派员 Lakhdar Brahimi 先生参与了该会议；塔利班和联合阵线的代表也被邀请作为观察员，在1999年3月的阿什哈巴德谈判之后第一次会面。

7. 在该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和平解决阿富汗冲突的基本原则的塔什干宣言”(A/54/174 - S/1999/812)。在该项宣言中，该集团的成员重申它们对和平地政治解决阿富汗冲突的承诺，并呼吁塔利班和联合阵线重新展开和平谈判。该集团的成员第一次公开答应不向阿富汗任何一方提供军事援助并不让其各自的领土被用作这一用途；这正是安全理事会再三要求的事情。该集团及秘书处的特派员强烈呼吁塔利班和联合阵线不要发动任何主要的新军事攻势。

8. 1999年8月18日，巴基斯坦政府宣布它采取了一项新的主动，这是为了响应 Rabbani 教授向巴基斯坦总理提出的一项呼吁，这项主动行为的目的是促进阿富汗冲突方之间的和解，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支尔格大会倡议(1999年4月至11月)

9. 支尔格大会(大国民议会)是一个机制，相继的政权曾召开这一机制以取得公众对宪法的批准。在 Zahir Shah 统治下颁布的1964年宪法是这样，在 Daud 总统

任内颁布的 1977 年宪法也是如此。塔利班一名代表告诉特别报告员正在编制一项宪法草案，他并承认传统上应召集支尔格大会以批准宪法。

10. 在阿富汗存在着一个宪法真空情况。塔利班本身也承认需要拟订一个宪法，这就证明了有必要制订一个包含性的过程，使阿富汗各个阶层的人民都能参与拟订一个可被接受的宪法结构和程序，以便被阿富汗人民接受和批准。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前阿富汗皇帝 **Mohammad Zahir Shah** 所采取的一系列步骤中的第一步显得特别有意义。

11. 前阿富汗皇帝 **Zahir Shah** 于 4 月 29 日提出一项倡议，由一组 30 名阿富汗政治人物在罗马召开会议以筹备召开支尔格大会。皇帝的倡议得到了许多阿富汗团体的支持。于 6 月 25 日召开了一个初步筹备会议。塔利班虽然接到了邀请但没有参加。该小组决定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扩大这一倡议，并在该地区内发动一个运动来解释这一倡议并纠合支持力量。支尔格大会倡议的支持者又于 11 月在罗马召开另一次筹备会议。被邀请出席该会议的 77 名参与者来自阿富汗人口的各阶层，包括不同种族和社会团体的人士以及妇女。联合国秘书长也派了一名观察员出席会议。法国、德国、伊朗、日本、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瑞士、土耳其、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12. 在开幕会议上呼吁立即停止战争和外国干预。该小组要求联合国采取积极行动，以导致这一改变。该小组也同意，召开紧急的支尔格大会(包括男人和女人在内)是解决阿富汗冲突的最有效机制，这一会议应在阿富汗召开。它同意在以后六个月内采取以下步骤以召开紧急支尔格大会：

- 为确保对召开紧急支尔格大会的国际支持，应派代表团到联合国、邻近国家、美国、欧洲联盟成员国、伊斯兰会议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和政府解释该会议的效果并要求它们合作并参加紧急的支尔格大会；
- 要求主要交战方(即塔利班和联合阵线)的合作以便在阿富汗境内召开紧急的支尔格大会；应派代表团讨论组织方式并邀请他们参与和合作；
- 动员在阿富汗境内和境外未直接参与该战争的阿富汗人民；应考虑在巴基斯坦和伊朗设立办事处与有关政府合作。同样地，应在阿富汗和世界各地建立支持性网络；
- 为了执行该主办委员会的决定，将成立一个执行委员会并加强罗马办

事处。

阿富汗各集团的其他会议

13. 在阿富汗境外的非交战方阿富汗政治集团也举行了其他会议以探讨阿富汗问题的和平解决办法，但没有得到阿富汗冲突方的支持。一名从事这一和平努力的著名阿富汗人士于去年 7 月被暗杀了。Abdul Ahad Karzai 曾是参议院的副主席和前任皇帝的支持者，他从美国来到阿富汗数日之后就被人在 Quetta 枪杀。

联合阵线和塔利班的改组

14. 在阿什哈巴德举行的和平谈判之前，联合阵线在一个单一和统一的领导下结合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反塔利班势力。在 Rabbani 教授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有 40 名成员的领导理事会，并设立了一个独立的最高军事委员会。联合阵线也宣布它意图在联合国第五十四届大会开幕前不久，在非塔利班控制的地区成立一个 150 名成员的大会或 Shura。联合阵线宣布成立一个具 10 名成员的政治委员会以及进行对部长级阁员的改组，目的是赋予阿富汗四个主要种族集团即普什图、塔吉克、Hazara 和乌兹别克人社团。

15. 塔利班行政当局在 Omar 毛拉的领导下也宣布了进行改组；情报、内政和外交方面的职务被托付给领导圈内的某一成员。改组的目的是改善效率和纪律。塔利班代表也报导说正在拟订一项宪法草案。

秘书长特使的努力(1998 年 12 月至 1999 年 8 月)

16. 秘书长的特使到该区域从事了三项使命：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与这两国的领导人、政府和其他人等进行了磋商(1998 年 12 月)；到阿富汗、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1999 年 2 月至 3 月)。他在 Kandahar 会见了塔利班最高领导人 Mohammad Omar 毛拉，并再次前往喀布尔与在那里的塔利班领导人会谈了。他也与 Ahmad Shah Massoud 司令会谈了再次，一次在 Dushanbe，一次在 Taloqan。

17. 在他头两次任务期间，特使促请交战各方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并为此恢复在阿什哈巴德开始的阿富汗内部谈判。他建议采取一系列广泛的建立信心措施，包括：签订永久停火协定、交换战俘和任命军事联络官。他也再三强调了阿富汗的邻国，特别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巴基斯坦就它们共同关切的问题进行率直和认真的讨论的重要性。

18. 特使于 1999 年 7 月代表联合国出席了在塔什干举行的“六国加两国”集团会议并访问了喀布尔和伊斯兰堡。他在塔什干与塔利班和联合阵线代表团会谈时，重复了他关于建立信心措施的建议。他也促使双方进行了一项不公开会议。

19. 特使在塔什干和随后 7 月里在喀布尔的会议上向交战双方的领导人，包括 **Mohammad Rabbani** 毛拉作出强烈呼吁，请他们遵守《塔什干宣布》的精神，不要发动军事行动。他指出在一个像阿富汗这样的多种族国家内，只能通过人民之间和与其邻国的和解才能达到和平。不论征服了多大的领土也不会导致长久的和平。

20. 特使在 7 月 25 日回到伊斯兰堡后，继续其最后一分钟的努力，企图阻止塔利班发动攻势，那时似乎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尽管他出了呼吁，攻势于 7 月 28 日清晨开始，在喀布尔北部的 **Shamali** 平原采取了巨大的军事行动。

联阿特派团促进和平的努力

21. 在该年内，联合国阿富汗特派团履行了其职权内的三项主要任务：(a) 通过与冲突双方的接触及通过更广泛的阿富汗政治和公民社会来支持特使，促进和平；(b) 监督和报导在阿富汗的政治和军事发展；(c) 与联合国阿富汗协调员办事处以及当地和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团体协调活动。

22. 特派团的调停在 1999 年初加快，这是在特派团与冲突双方的领导人进行了一些富有成果的讨论之后。这些讨论大大促进了塔利班和联合阵线高层代表之间在阿什哈巴德进行的两个回合的谈判。

23. 在塔利班军队于 1998 年 8 月重新占领 **Mazar-I-Sharif** 后发生的屠杀和严重侵犯人权事件后，特派团筹备设立一个民事单位，以便防止再次发生这类侵犯事件；筹备工作已快完成。

24. 一个由特派团领导的、在四月底五月初进行的评估任务得到阿富汗的两个争端方同意该单位在阿富汗境内开展活动。民事干事预计将及时就职以便在 2000 年初展开部署。

二、恢复冲突：中央高原(1999 年 3 月)、 SHAMALI 平原和东北部(1999 年 7 月)、 中央高原的 BAMYAN (1999 年 3 月)

25. 随着春天的到来，在中央高原的 Hazarajat 的冲突重新展开。Hazarajat 的人口主要是为 Hazaras。Bamyan 城是 Hezb-e-Wahdat 的根据地，直到 1998 年 9 月他们被塔利班打败为止。据称 Hezb-e-Wahdat 军队在离城时杀死了 30 名被关在 Bamyan 监狱里的战俘。又有报告指出，Hezb-e-Wahdat 在统治 Hazarajat 时，特别是在 Bamyan 未能维持法律和秩序，其军队对待居住在 Bamyan、Kohmand 和 Saighan 地区的塔吉克人的态度迫使许多塔吉克人在 1996-1997 年期间离开 Bamyan。

26. 塔利班在 Aghrubut pass 经过一个短期战斗后于 1998 年 9 月 13 日首次进入 Bamyan 城。从 9 月 15 日至 17 日，塔利班在 Bamyan 各村中搜查“嫌疑人物”。在搜查过程中据称他们逮捕了一些人，将他们带到沙漠中，并据称即审即决了一些人。Sarasiab、Haiderabad 和 Syedabad 是所有村庄中受害最大的村庄。

27. Hezb-e-Wahdat 部队控制了 Bamyan 三个星期。据报导，在该期间内他们逮捕了从 Behsood 路上通过 Bamyan 的车辆中的 11 名驾驶员和 25 名乘客，这是因为种族原因。被捕者在塔利班收复 Bamyan 后于 5 月 9 日被释放。

28. 反对派重新占领 Bamyan 被塔利班认为是一个大挫折。塔利班聚集了 4,000 军人企图收复 Bamyan。这一行动由塔利班高级将领指挥，其中包括代 Shura 的副手 Maulavi Abdul Kabir、东-西区的首领 Mullah Akhund、军团司令 Mullah Fazal Akhund 和前线指挥 Mullah Abdul Wahid Ghorbandi。

29. 塔利班于 1999 年 5 月 9 日收复 Bamyan。在他们进入 Bamyan 城时，据说发生了即审即决事件。大多数的人口撤离了城市逃到山上去。由于山区中寒冷的天气和严重缺粮，他们的处境十分困难。据报导，一批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 150 人被塔利班从 Berson 村中俘虏并转送到 Parwan 省。

30. 在本报告审查的期间，塔利班和联合阵线之间的冲突如潮涨潮落，双方控制的领土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在经过又一次的重大伤亡和平民人口更大的苦难和巨大的物质毁灭后，双方大致上维持在 1998 年底所控制的阵地。一个有独立基金的人道主义机构 Shuhada 的医疗主任 Ayub 医生被逮捕和拘留在监狱里，而没有向他提出控诉，尽管再三呼吁将他释放，但他仍然被关着。

塔利班在 Shamali 平原和东北部的攻势(1999 年 7 月)

31. 塔利班于 7 月 28 日对联合阵线发动一项主要的陆地和空中攻势，使 1999 年的冲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塔利班领导人称这一攻势为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这不但破坏了“六国加两国”集团在塔什干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希望，而且加重了该攻势所引起的严重人道主义和人权问题。下文将加以阐述。

32. 除了原有的军队外，塔利班为这一攻势又招募了 2,000 至 5,000 名新兵，其中许多是非阿富汗人，他们跨过国界参与阿富汗的内战。在最初阶段，塔利班的攻势得利，很快地攻占了喀布尔北部 Shamali 平原，直到 Panjshir 谷的入口，以及邻近 Amu Darya(Oxus)河的地区。但是联合阵线于 8 月 5 日反攻，几乎收复了在上星期战役中被塔利班占领的所有领土。

33. 8 月 11 日，塔利班重整部队从喀布尔北部的前线发动一次新的攻击，他们谨慎地进军，并通过强迫迁徙平民人口和毁坏房屋和农业基础设施来巩固其占领。塔利班在喀布尔北部约 50 公里处建立了新的前线，从 Qarah Bagh 北部的“喀布尔旧路”穿过 Bagram 空军基地和 Kohi Safi 山岭到 Nijrab 附近的一个地点。在此期间，联合阵线为了减少其军队受到的压力，牵制塔利班的军队的人数优势，开发了一些新战场，在其间，联合阵线稍微取得了一些领土，主要在东南地区。

34. 9 月里，塔利班增加对联合阵线在阿富汗北部、Kunduz 城北部以及东部 Takhar 省的 Khanabad 城等阵地的压力。联合阵线则继续在阿富汗西北和东南部执行牵制战术。9 月 25 日，塔利班在接近塔吉克斯坦的北部 Kunduz 省发动了一项主要攻势。他们穿过 Khanabad 城东部的 Baghi 并威胁 Toloqan; Toloqan 是 Takhar 省的省会，也是 Ahmad Shah Massoud 司令的一个主要指挥和控制中心。塔利班的空军加强其轰炸，导致一些平民伤亡，房屋毁坏和人口外逃。

35. 但是,10月底,联合阵线又把塔利班赶回他们当初的阵地。在西部的 Heart、Ghor 和 Farah 省继续发生断断续续的战斗。11月初,联合阵线宣称它的军队在 Samangan 和 Sar-e-Pul 等北部省份取得进展。

36. 冲突因此又扩大到 Kunduz 和 Takhar 省, Khwaja Ghar(9月-10月)和 Dara Souf(7月-10月)受到普遍的毁坏。塔利班空军 1999年11月18日在 Panjshir 的 Bazarak 地区的轰炸导致 25人死亡和数十人受伤。在山谷中工作的援助机构报导说 Bazarak 地区被丢了两个集束炸弹。其中一个掉在一间学校,里面住着来自喀布尔附件的 Shamali 的流离失所者,炸死了 24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第二个炸弹掉在一个当地市场,炸伤了至少 10人。

三、恢复冲突导致的对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严重违反

Bamyan 和中央高原

37. 在接到关于在阿富汗中央高原,特别是在 Bamyan 发生了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指控后,特别报告员决定亲自查访;他于 1999年5月访问 Quetta 并接见了刚从 Hazarajat 抵达的难民。据可相信的目击者向他报导的侵犯人权事件包括:强迫迁徙平民人口,蓄意焚毁房屋;即审即决非战斗人员和强迫劳动。所有这些行为都构成了对人权的严重侵犯。这些行动,据说是从事军事活动的塔利班部队所为,这完成违反了塔利班领导阶层对平民人口权利的公开保证。一些塔利班前线指挥官被具体指出姓名,其中包括 Abdul Wahid Ghorbandi。

38. 特别报告员然后前往 Kandahar 会晤了塔利班领导阶层的特别顾问 Mawlawi Wakeel Ahmed Mutawakil,提请他们注意严重侵犯人权的格局;特别报告员在 1999年5月23日提出的一份备忘录中对其作了综述。他要求采取具体行动以避免再次发生侵犯事件并要求为受影响的平民人口提供保护和保证。他还未得到一个充分和有效的答复。特别报告员再三要求访问 Bamyan,但这些要求也没有得到正面答复。

Shamali 平原和东北部

39. 塔利班在 Shamali 平原和东北部的攻势造成了平民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大批流亡。联合阵线声称约 250,000 个平民被迫离开家园。独立的报告指出这一数字估计过高。大多数的人在 Panjshir Valley 找到避难地方。根据其他估计，人数在 65,000 至 150,000 之间，其中一大部分(超过 50,000 人)据称被塔利班军队迁往 Jalalabad 和喀布尔。根据一个塔利班发言人 Mullah Amir Khan Mutaqqi 说，约 1,800 个家庭被迁往 Jalalbad(Sar Shahi 营)；并将分配给他们同样的人数。迁徙人口的理由是为了他们的安全，因为“反对派利用平民和他们的家园作掩护物”。因此有不可争议的证据证明大批平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非自愿地和强迫地被迁徙。据报导有人看到了数十辆只是载着被与家里男人分开的妇女和儿童的卡车。看来他们也没有早日回家的希望，因为有报告说他们的家园有许多被毁，果树也被砍倒。特别报告员无法亲自到这个地区核查，一旦情况许可他会作出这一尝试。特别报告员于 1999 年 8 月 4 日向塔利班当局和于 1999 年 8 月 5 日向北部同盟发出呼吁，指出恢复冲突为平民带来危险，应加以避免。这些信件的案文附于去年 11 月他向大会提交的临时报告中。

40. 许多第一手报告报导了在 Shamali 南部发生了房屋和谷物被焚毁，强迫离境、家庭分离、妇女被隔离和驱逐和任意杀人的事件。在 Istalif、Farza、Kalakan 和 Guldara 的焚屋事件据说更严重；在 Qarabagh 和 Bagram 区部分地方则没有这么严重。有人报导了两宗具体的杀人案件，一宗涉及 12 人、9 人和 13 人的三批人。另一宗涉及 23 人和 15 人的两批人。这些屠杀发生在 Bagram 地区，受害者为男性平民。在喀布尔的官员否认这些关于塔利班部队在 Shamali 平原蓄意摧毁房屋和农作物的行动；他们说只是在主要道路两旁清除了一个 200 米的保护性地带。但是这种说法得不到独立报告的证实，这些报告指出离主要道路很远的家园和村庄都被摧毁。

四、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的见证

41. 下文综述的关于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调查结果是根据对在 1998 年底到 1999 年第三季度之间离开阿富汗的阿富汗难民的调查,以及对国内流离失所者的访谈。

1. 继续拒绝妇女接受教育、得到保健和就业的权利

42. 妇女的迁徙自由继续受到严重限制,很少有机会就业或接受教育。塔利班继续全力严格执行其法令。难民提到关于妇女被诱拐、强奸和受到被投扔石头、鞭打和其他形式的不人道惩罚的事情。

2. 女 监 狱

43. 据报导在 Kandahar、喀布尔和 Mazar-I-Sharif, 并也有可能在 Jalalabad 设有女监狱。许许多多来自 Hazarajat 和 Bamiyan 地区(Hazaras), 来自北部的 Mazar-I-Sharif 和 Pul-I-Khumri 地区(Hazaras 和 Tajiks)和来自最后一次夏季入侵的 Shamali 和 Panjshir 地区(Tajiks)的妇女, 据称在没有任何正式理由的情况下被关在这些监狱里。

3. 诱拐和绑架妇女和女童

44. 在塔利班控制阿富汗中部和北部领土后,许多 Hazara 和 Tajik 妇女被从乡村中诱拐和直接从家中抢走。除了将家庭拆散的政策外,也发生了从 Mazar-I-Sharif、Pul-I-Khumri 和 Shomali 地区将妇女用卡车兜捕的事情。也有报导指出将妇女和女童贩卖到 Kandahar、Jalalabad 和巴基斯坦的事情。想从这些卡车逃跑的妇女会被杀死和残害。据报导,一名阿富汗妇女为了逃走和她的两个女儿从卡车上跳下。大多数这些妇女没有返回她们的村庄。目击者在前往 Kandahar 和巴基斯坦的路上看到满载阿富汗妇女的卡车。许多人怀疑这些妇女和女童最后被迫卖淫。

4. 塔利班的强迫婚姻

45. 来自喀布尔、Mazar-I-Sharif 和 Shamali 地区的妇女提到许多宗强迫婚姻事件。据称塔利班进入在喀布尔和他们征服的新领土的房屋内，强迫有年青妇女的家庭缔结一项“Nikah”(婚姻合同)，从而使她们与塔利班成员结婚或付出一大笔钱来替代。当这些家庭拒绝时，他们就把妇人和女童抢走。在 Shamali 地区的许多家庭恐怕塔利班的迫婚和诱拐，把女儿夹杂在前往喀布尔的内部流离失所者中和前往巴基斯坦的难民中送走。

5. 与塔利班一起作战的非阿富汗人

46. 据报导，许多难民在北部打仗期间以及在喀布尔和 Kandahar 碰到有权势地位的讲乌尔都语的人。许多人报导说，这些非阿富汗人(包括巴基斯坦和阿拉伯人)参与了对妇女和种族少数人的侵犯人权事件。

6. 从 Kandahar 和周围地区迫迁 Shia 和塔吉克家庭

47. 一般被指与在 Kandahar 的 Mullah Omar 居所的卡车炸弹爆炸有关的 Shias 和塔吉克人被命令离开他们的家园，并把他们所有的财产留下。

7. 阿富汗中部(塔吉克和 Hazaras)和 Shmali 平原的家庭被拆散

48. 新抵达者报导说，不单家庭被拆散(男人与妇女，年轻妇女和儿童与年长者)，而且所有他们的财产和所有物都被掠夺一空，房屋和农作物被焚毁。

8. 塔利班法令

49. 有人报导了一些关于任意执行法令的事情。这些包括：为了违反“chadari”(服装)规定殴打妇女的报告和妇女大骂塔利班并把“chadari”脱掉和抛弃的反叛行为。在其中一些情况下，一些群众保护了妇女，塔利班未能继续其骚扰。

五、持续冲突对人权情况的整体影响

50. 联合国阿富汗协调员办事处为了在渥太华举行的一个阿富汗支助集团会议(1999年12月)编写的一份题为“人权，阿富汗——一个巨大的挑战”的最近报告中(1999年11月29日)就重新发动战争对人权的影响作了评估：

“最近几个月来发生的事件——战斗的剧烈增加，对平民的残忍攻击、毁坏必要的资产、粮食价格高涨——进一步破坏了那些最没有能力行使他们权利的阿富汗人的福利和应付机制。毫无疑问，连续的战争及其对阿富汗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是对生命的最大威胁。战争的直接、间接和累积影响继续导致生命和生计的惨重损失，从而削弱了阿富汗和整个阿富汗社会对主要人权的关切能力。这方面包括结构性的不平等、某些群体的被边缘化、包括妇女和女童不能充分参与公共生活和缺乏代表性和负责的统治机制。

“有越来越多的令人不安的证据显示阿富汗的武装冲突目前主要针对平民。非战斗人员一向首当其冲，但平民越来越被当作是“敌人”。对人权和人道主义法律的严重侵犯包括：强迫迁徙、即审即决、年轻妇女被诱拐和失踪、使用儿童兵、任意使用地雷、把男人与他的家庭分开、任意拘留和强迫劳动。此外，一贯和普遍地执行了焦土政策，包括破毁房屋、牲畜、农作物、家具、缝纫机和其他创收工具和设备。

“与战争和伴随而来的发展不足密切有关的是越来越厉害的贫穷化和可悲的社会经济情况。这些是损害或拒绝在阿富汗的生命权的最重要因素。该国拥有一些最令人吃惊的世界社会经济指示数。婴孩和产妇死亡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一个，而识字率是最低的一个。即使近年来在安全用水方面取得了稳定的进展，每年估计还有 85,000 名儿童死于腹泻。最容易受害的家庭包括由妇女当家长的家庭和那些没有经常收入的家庭。这些家庭加入了越来越大的穷人行列，他们常常得靠乞食为生。

“从任何角度来看，阿富汗的人权情况都是令人气馁的。一些不良的因素结合起来导致了一系列重大的障碍，必须先克服这些障碍才能在人权方面取得进展。这些障碍包括长期的武装斗争，斗争越来越针对平民以及他们的生存手段，国外的利益集团不断提供军火，使冲突继续下去，发

展不足和普遍的贫穷外又加上社会规范和传统应付机制的消减，平民不大有可能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

“阿富汗今日最重要的任务是结束战争，营造一个有利于达到公正、和平和正义的政治环境，和支持实现一个符合基本人权观念能过有尊严和自尊生活的社会经济条件。也就是说，人权方面的进展不能与阿富汗人每日为了避免威胁生命的战争影响和为了取得生命所依赖的粮食权利、健康权利和为自己和家庭谋取福利的权利等基本权利而作出挣扎时所面对的所有那些因素分割开来。”

六、受到破坏的经济和不断被剥夺的社会和经济权利以及妇女权利情况的恶化

51. 目前的阿富汗人口估计为 2,000 万，其中包括 250 万以上在巴基斯坦和伊朗的男女难民和 100 万以上的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独自支撑家庭的寡妇和成千上万的流离失所家庭。人的发展指数把阿富汗列为世界上最低的一个国家；男女差别指数是一个根据女人寿命、教育水平和收入编制的综合指数，阿富汗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开发计划署《人的发展报告，1995 年》)阿富汗的正规经济由于二十年的武装冲突被破坏无遗。根据 1997 年的世界银行报告，该国的经济目前依赖“粮食农业、非正式过境贸易、与战争有关的资金流动、毒品收入和国际援助。”每年向其提供的约 200 万美元的援助在短期内减轻了人民的苦难，并防止了主要的人道主义灾难，但未能为持续的发展提供基础。

52. 在一份为阿富汗协调员办事处编写的、题为“阿富汗妇女在健康、教育和创收就业方面的情况：性别观点”的报告中(1999 年 11 月)将情况总结如下：

- (a) 虽然阿富汗的文化习俗和传统一向很保守，并且男女的角色被严格地分开，男性是主要决策者，但在本世纪初和 1970 年代末期，国家现代化项目中把妇女获得教育、卫生服务和就业机会列为其一部分。这就导致了为妇女提供教育的社会要求的增长，并形成了一个妇女专业精英阶层，它主要在城市里。但在塔利班接收了国家大部分地区后，妇女得到受教育、保健和就业的机会就大大缩减了。由于经济衰退，社

会基础设施的破毁和缺少康复社会部门的国家政策，这种情况更加恶化；

(b) 基本卫生指数反映了阿富汗妇女和儿童的可悲卫生情况：

- 阿富汗人的估计寿命，妇人为 44 岁，男人为 43 岁；
- 阿富汗的产妇死亡率名列世界上第二名。每日有 45 名妇女死于同怀孕有关的原因，每年有超过 16,000 名产妇死亡；
- 妇女的肺病率为世界上最高的一个国家，约有 133,000 宗肺病，其中 70% 为 15—45 岁间的妇女；
- 婴儿死亡率是每千个活着出生的婴孩中的 165 个；
- 所有阿富汗儿童中，有四分之一在 5 岁之前死亡；
- 在大多数地区，医生对人口的比率低于每 10,000 人口/1 个医生；
- 只有 15% 的阿富汗婴儿是由受过训练的卫生人员接生，其中大都是传统的接生者；

(c) 妇女和女童的卫生情况又由于在向男人和女人提供的卫生服务方面完全分割而恶化。妇女得到卫生服务的机会大大被削减，特别是由于只有很少的女医生和受到训练的护士，而且她们在医院里工作受到严格的限制；

(d) 与卫生部门一样，教育部门的硬件也被战争摧毁了。该部门的软件由于人才外流和禁止妇女执教的隔离政策而被破坏了。目前教育部门的特点是缺乏人力和财政资源，在大学以前各级缺少一个全国的教育政策和课程，当局未能重建被毁坏的学校建筑物和设施，执行歧视政策，不让女学生上各级学校；

(e) 最近的一个关于阿富汗教育情况的世界银行讲习班(伊斯兰堡，1999 年 11 月)的结论是：即使在目前的限制性环境下，还是有机会扩大阿富汗儿童的教育基础，但教育部门需要中长期的人力和财政资源的投资；

(f) 在与当局进行的各级谈判中所遵守的一个指导原则是联合国系统内关于男女在接受教育上的平等原则立场。但是，目前在争取正规教育方

面的男女平等还未取得有效成果。在家中接受教育，目前还是阿富汗女童的唯一机会。

- (g) 联合国机构间阿富汗男女平等问题特派团的报告(1997年11月)所描述的情况如下：一般来说，小型创收项目是弥补差距措施，旨在弥补就业和收入上的差距而未能持续的生计提供基础；因此，妇女参与者既不是主流援助项目的受益者，也未能在未来市场中占一位置。”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虽然有些迹象显示家庭式的农业工业中开始接受妇女雇员，这些工业雇用一批批的妇女，并采用一些简单的粮食处理技术。

非法毒品

53. 秘书长最近向大会提出的一份关于阿富汗的报告中(A/54/536-S/1999/1145)指出：“在1999年，阿富汗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非法鸦片生产国，其产量达到世界上所有非法鸦片的75%。根据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今年的年度罂粟调查，鸦片产量估计达到4,600公吨的空前水平。这些鸦片可提炼成460公吨的海洛英。在1999年，罂粟的种植面积估计为90,983公顷，比前一年增加了43%。阿富汗的罂粟种植区现在已扩散到104个区，而在1998年只有73个区。

七. 结论和建议

54. 一些同时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机会，可采取大胆的行动，通过协调的措施，真正地根治本报告中提到的阿富汗骇人的人权情况。基本目标是通过恢复和维持一个和平过程，一个过渡的过程将阿富汗交回给阿富汗的所有人民；这个过渡过程可填补宪法和政治上的真空，就是因为这种真空情况，国外支持的武装集团才能在没有阿富汗人民的同意或参与下强加统治并侵犯人民的人权。

55. 这个过程必须具有包含性——并旨在让阿富汗人口的各个部门，包括被迫生活在阿富汗以外的数百万难民参与。应予以优先重视的协调措施如下：

- 采取有效行动，中断外来势力对阿富汗交战集团的支持；
- 落实1999年7月的《塔什干宣言》中的承诺以及安全理事会关于终止武装冲突和外界对交战集团支持的告诫；

- 确保阿富汗的邻国遵守上述承诺，拒绝让它们的领土被用来作为交战方的训练和征兵场所，并拒绝向它们提供物质支持，特别是维持军事行动和空中轰炸所需的燃料供应；
- 推广在阿富汗人口各部门之间进行协商，以便就旨在成立一个具有广大基础的多种族的代表性政府的过渡程序达成协议。

56. 这就会承认为联合国阿富汗协调员办事处编写的“巨大挑战”报告中所强调的基本事实，即：“从人权角度来说，使战争终止无疑是国际社会所面对的最重要决策。和平是没有东西可能替代的……只有那些可从冲突中得益的人，不论是财政方面或政治方面，才希望战争继续下去。损失者，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阿富汗人民，只有微弱和越来越少的能力来抵挡战争的有害影响。因此，国际社会为了促进阿富汗的人权情况就必须首先制止军火的流动”。在这方面可加上，立即禁止提供燃料，特别是飞机燃料。

57. 这一观点在秘书长向大会提出的一份最近的报告中得到核可。该报告认为20年来战争累积的影响继续“使生命、四肢和生计遭受惨重的损害”，并指出，阿富汗战争的可厌事实，即交战方继续长期地依赖国外军事支持。来自国外的这种干预是和平的最大障碍，因为其所提供的军火、弹药和作战物资使得战争能继续下去。”该报告也强调：“同样可怕和不可接受的是：越来越多的、数以千计的“外国志愿军”的出现，主要是在塔利班那一边。秘书长发言人的一项声明表达了秘书长“对关于一些学生，有些只有14岁，参与了冲突的报导表示关切，并呼吁交战方遵守《儿童权利公约》(秘书长发言人的声明，1999年8月17日)。

58. 在这种情况下，最近的支尔格大会倡议，为所有阿富汗人民之间和交战方之间提供了进行积极和有意义的协商的手段；塔利班和联合阵线这两个交战方很可能被联合国和“六国加两国”集团说服，参加这些磋商。这些磋商的目的可以是制定一个过渡过程，以提供一个议定的程序，来设立一个具有广大基础，包含多个种族的真正有代表性的政府。

59. 国际社会应充分考虑和重视保护平民的重要性，确保人道主义的援助会促进而不是削弱了人民的人身安全和完整；正如在为联合国阿富汗协调员编写的题为“巨大挑战”的报告中指出的、这必须是“首要的政策考虑”。

60. 对报告中关于“与当局展开对话”而同时又采取“以权利为根据的规划”的建议，必须谨慎地对待。正如一份最近的研究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普遍的人权问题既是统治危机的原因，也是其后果。目前的当权者在没有阿富汗人民的同意和参与下进行统治，其性质是侵犯人权的根本原因；这些侵犯从强加“法令”，规定蓄意的性别歧视到处以残酷、有辱人格和不人道的惩罚和维持极权统治。因此，必须将目的从逐渐的改善转向结构性改革。

61. 现在可能是一个恰当的时候，应对在阿富汗达到结构性改革的协调努力予以最大的重视。有些情况鼓励我们采取这一观点；这些情况为邻近国家的变化、它们之间最近进行的讨论，塔利班及与邻国的会议，塔利班释放数百名反对派监犯以及联合国内采取积极行动的决心。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提供了一个不应错过的机会。

-- -- -- -- --